



支那
撰述

石門文字禪
卷廿二



1123
11



門和
卷1123
11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一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記

畫浪軒記

建中靖國改元夏余客洞山禪悅堂之東齋中無長
物唯置一牀覆以蘆蔭架書數卷於枕間僚南開軒
以納眾山之勝眼倦拋書坐臥惟山之接山容無盡
而樂亦無厭也三伏大熱坐榻皆温林陰拂掠不足
以剪畏日有蜀道人得孫知微活法為余壁間

作崩掀渺漫之圖以來涼氣解衣礚礚奮筆而成余驚定歎曰異哉一堵之間須臾之頃而足江湖萬頃之勢壯波怒渦窪窪千狀而有不窮之變陰風徐來毛骨震掉忽焉如舟洞庭而望霜曉也能復有險畏神速於此者乎道人舉杖指以謂余曰龍驤萬斛透迨而進如欲濟如慎畏有如明公卿任大責重思所以濟民而報國者也舳艫銜尾追逐上下如行如留有如仕路之紛紛方進而未艾者也魚龍變化更相出沒有如賤而忽顯貴而忽棄者也一葉之艇傲顛風而舞澎湃超然自得有如道德奇逸雜市人而無

辨者也世波之神速險畏其有以類此故吾圖之至於白鷗沙禽汎汎隨流若無所與者又如我輩宅青山而侶白雲然猶思高飛遠引不能與之涉也余捫其洶湧起突之處點畫穠纖之間語之曰果有生滅變易否乎曰無有也夫天地萬物之盛備古今寒暑之往來是非榮辱相尋於無窮而死生憂患追逐之而不赦錯綜歷亂如蜜蜂房如亂絲者如此盡浪初未始有生滅有變易而其顛倒妄自驚怪者如子自盡之而又自畏之也古之大聖人皆能游戲於此故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又曰一切法常靜無有起

相震且駒兒子之鄉老也而亦曰如畫水成文不生
不滅何遠忘之也耶於是道人顧余而笑曰願從子
游因名其軒曰畫浪又爲之記

潭州開福轉輪藏靈驗記

長沙楚之大藩民俗殷富可也而山水之富亦擅名
天下千雉垣疊萬井喧闐而嚼嶽色之芳鮮飲湘流
之甘寒寶坊精舍樓觀追逐煙雲蔽虧梵放酬酢如
錢塘之西湖伊洛之嵩少開福在郡城之北基構雄
誇盡占形勝昔馬氏植福之地也弘法聚徒皆當時
之望士號大叢林名鎮諸方馬氏嘗命苾芻智光建

東藏奉安法寶欲增妙麗規法切利諸天光以意造
不合教乘議者曰惟勁禪師隱居嶽中三十年得心
法之要而淹通三藏異迹甚著厚禮致之勁果來於
是布地文石爲雲濤之狀以象海琢石雲濤之上以
象須彌山建大輪山之顛而輔以小輪四碁布峙立
如人聚五指翔空爲朱欄青鎖間見層出以象切利
宮闕光之徒頗相折難勁博引樓炭等經瑜伽俱舍
諸論證尤甚明會尊者室利嚩囉者來自五天是勁
之說而藏乃克成爲湖湘第一政和之初長老道寧
開東山法道食堂日五千指百須願指可辦門人法

圓寔陰相之圓宜豐人短小精悍而材能任事寧使
 牧衆典金穀道俗歸之寧剋日而化潭師以大長老
 智公黃龍高弟時年九十餘可嗣其席遣令佐即雲
 蓋迎之智以老辭令佐曰太守請飯乃不赴貽法門
 之咎智至即鳴鼓問其故曰請師住持也心知墮其
 計中受之未幾以職事付其嫡子文正避吳天諱正本色
 飽參有局量克肖前懿圓不以新故二其心唯集諸
 功德成就勝緣三年化衆檀鍾瑜等翻修藏殿五年
 秋將畢工九月已卯夢合抱之木半空而止圓蒲伏
 疑將壓焉呼曰誰為此木危人如此乎有答者曰此

藏心也黎明覬州男子程俊來謁願施木以修藏如
 夢中自是施者日填門十月癸丑使木工張詢梯其
 顛施斧鑿得木鏤識文其略曰吾成此藏魔事極多
 不踰二百年有吾宗法子革作轉輪此其基也住持
 者荆山寶也法子者月望也匠者弓長也自偽天福
 癸丑至宣和改元己亥蓋百九十餘年夫豈偶然也
 哉余獲拜觀遺十輩下推其轂五輪俱旋其上塗金
 間碧電馳風繞莊嚴之麗惟見者心了而言所不能
 形容也圓自言其巧非木工所能皆夢中若有指授
 者凡費緡錢五百萬六年而後成且求文以記其事

余聞三世如來教法有微塵數偈句藏於龍宮秘於五夫者太山毫芒爾而流傳中國者纔五千軸然衆生癡迷且不聞其名況義味乎雙林大士以平等慈行同體悲廣攝異種爲此方便如疲軍聞梅林雖未及見而渴心止如病夫入藥肆雖未得飲而病已除況於見之而獲飲者乎雖若簡易然不猶賢於未知者耶晉道人惠受嘗宿玉坦之園夢以園營精廬既覺訝之假寐復理前夢以語坦之遂果其事已而又夢得剝柱明日行江亭獲隨流之木唐法師曇彥居越州龍興寺大殿墮壞衆請彥修之彥曰非貧道力

也却後二百年有非衣檀越來興此殿及期太守裴肅果符其讖嗚呼圓退然寒窶一鉢行人間而已夢如惠受而非有王氏之園爲之賞識如曇彥而非有裴公之力成其願乃能不起于座出雙林之橫枝續光明之千燄必有大過人者可無書乎五月日記

潭州大瀉山中興記

崇寧三年十一月大瀉山密印禪寺火一夕而燼住持僧海評移疾郡以子方者繼焉未幾而棄去寺規模宏大而經營者非其人歲移三霜纔辦法堂大殿寢室而已然又苟簡齋庖垣廡皆未具上雨旁風無

所蓋障故禪學者分處山間林下蜂房蟻穴百丈大
雄之風陵夷至此極矣大觀三年潭帥曾公孝蘊聞
之曰滄山南國精廬之冠非道行信於緇衲名譽重
於縉紳者莫能振興之吾聞天衣懷禪師在嘉祐治
平之間五遷法席皆廢殘荒寂處而懷能幻出寶構
化成禪叢今空印禪師軾公者蓋懷四世之孫而吳
江法真之嗣方說法於廬山之下學者歸之如雲挺
然有祖風烈當能整大圓真如已墜之網於是厚禮
遣人致之越明年三月空印來自歸宗山川改觀叢
席增氣登殿拜起周顧太息曰冠世絕境大佛應迹

而殿宇卑陋堂堂狹小何以嚴像設而致吉祥震潮
音而集龍天哉皆廣其基構而增修之使其壯麗稱
山雄深傳曰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警衆也寺鐘不
足以光燄四海選佛來者於是聚銅神運倉之下穴
山爲鑪鐘成萬斤塗以黃金建閣館于殿之東廡佛
菩薩之語藏於龍宮傳自五天學者所當盡心所以
資智證之妙而盡細微之惑卽室五千軸者藏於殿
之西廡又明年增廣善法堂之後爲雨花堂合風而
虛明吐月而宏深夜參旣罷繽紛滿庭自兩廊之左
繞以復屋建庫院所以總庶務也自祖龕之右翼以

脩廊建堂司所以牧清衆也又明年重修僧堂廣博
靖深冬溫夏涼曰僧者天人之福田佛祖之因地十
方如來同一道故出離生死曠野深山聖道場地皆
阿羅漢所住持世間羸人所不能見既以廣延其所
見則所不見者敢不敬乎又刻五百尊者之像閣而
供事之又明年得異木於絕壑斷而爲三大合抱長
倍尋刻淨土佛菩薩之像莊嚴妙麗千花照映如紫
金山並高爭峻建殿于天供厨之南又特建閣于寢
室之前綠疎青瑣下臨風雨奉安神宗皇帝所賜御
書閣成而東南傾師默計曰增萬生莫能挽且天章

宸翰之所在山君水王之所宜謹藏而衛護之今職
弗修是神羞也言卒而風雷挾屋山嶽憾動俄而閣
正萬人懽呼昔大圓禪師開法此山也有衆千人碩
大而秀出者有若大仰寂子香巖閑禪建兩堂爲學
者燕閑之私而名其東曰香巖名其西曰大仰方欲
廣攝異根則修淨土觀法不以宗門爲謙及其成就
法器則以寂子閑禪期學者蓋其方便應機而設教
譬如大海蚊蚋阿脩羅飲者皆得飽滿又明年重修
大三門宏壯傑立鏤金鏤碧寶翰飛動於千巖萬壑
之上而太師楚國公爲書其額却望形勝衆峯來朝

如翹如俯如屹立如蹈舞有臺自獻其前以寶積靈
 牙舍利葬臺之中而建塔其上千尺九層蕩摩雲煙
 微風徐來塔鈴和鳴比丘來往旋遶作禮望之如開
 牒疑師以三昧力搏取梵釋龍天之宮置於人間不
 然何其幻怪神異如此其多耶唐元和中僧曇敘開
 基則有緒言曰地靈甚不可葬葬且致禍今三百餘
 年僧物故莫敢塔塔于回心橋南十里師曰事無大
 小而斷於理從違不可苟也僧火化衆俱臨先聖令
 不可違也禍福之來以智避就之不可從也遂建普
 同塔于寺之西又修大圓禪師之塔而峙立兩亭以

覆古今碑刻部從者以其威靈奏賜真應禪師塔曰
 淨惠聖谿莊壟畝為比鄰所吞數世且百年莫敢誰
 何師云此唐相國裴公施以飯十方僧者橫目何德
 以堪之不直而歸是陷入入泥犁遣掌事執券證諸
 官竟還二百畝歲度一僧上資睿筭有玉泉住持僧
 死于龍牙山山中之人不容其葬弟子抱骨石涕師
 哀之使於瀉山擇地建塚塔叢林義之師之潛行密
 用之懿時時見於與奪然皆本於仁義道俗化其德
 政和六年勅補住鎮軍之焦山師雅意不欲東解住
 持事力辭之歸庵鸞谿之上俄詔聽還之瀉山自其

始至中而還八年之間百廢具興非乘願力何以臻
此雪竇天衣之道至師大振叢林歸心焉興修蓋其
游戲也今嗣法者自南臺定昭了山法光而下說說
輩出基布名山方進而未艾也法義謂余曰爲山之
雄夸非空印老師莫能辦之精神非文字莫足以傳
願求文以昭後世不得辭系以辭曰

有異比丘清而狂相山趺足窮衡湘黃才掬谿行嗅
嘗笑云水作青蓮香梯空杙險屢仆僵寢宿霧露衝
虎狼水與石鬪聲春撞誰挽千乘行羊腸霄然洞開
雲水鄉橫峯側嶺爭回翔咨嗟曰此古道場山靈乃

今發天藏泥草吟嘯久彷徨無人告語空夕陽翩然
曳杖還江南道經新吳山鬱蒼登山作禮僧中王骨
面氣宇凌八荒侍其側者矯鸞皇祐公傑出尤堂堂
袖中肉山傾置旁瓶錫一笑戲取將懶安寂子尤敦
龐佐于耨耕立禪房九世沉溺爲津梁分燈延聯世
相望既絕復續暗而彰軾公貌癯中方剛漆瞳照入
儼而莊食堂十年折繩牀有大長老續遺芳派出天
衣嗣吳江燼餘爲子整頽綱機鋒擊電誰敢當宗風
回顧已舉揚以印印空成文章凜然面自如冰霜冷
入望見折慢幢叢林邇來頓荒涼反袂拭面空歎傷

而師聲價重四方力能咄嗟辦寶坊又取佛日重洗
光芙蓉峯峻瀉水長功德之利建我皇願同山呼壽
無疆

重修龍王寺記

祝融占南極其高蓋四千八百丈與中原相直其平
如衡故名衡嶽嶽之北崇岡峻嶺如犇如伏晴嵐夕
暉星躒掩玉百里而至陽陂翔為竒峯呀為深谷峯
之顛有大穴泉滿石裂顛雷濺雪夏冬弗竭蓋神龍
之所蟠螫故名龍山唐貞元間馬祖傳曹谿心要隱
于嶽中從之游者多得道散處林壑之佳處者死而

世不聞矧見之乎洞山悟本禪師价公游方時與密
師伯者偕行嘗經陽陂迷失道路見谿流菜葉知有
隱者並谿深入叢薄間有茅茨僧出迎貌癯而老索
爾虛閑謂价曰此山無路闍黎自何而至价曰無路
且止老師自何而入曰我不曾雲水价曰住此山多
少時曰春秋不涉价曰老師先住耶此山先住耶曰
不知价曰何以不知曰我不從人夫來价曰得何道
理便爾歇去曰我見泥牛闖入海直至于今無消息
於是价班密師伯之下拜之拜起問如何是主中賓
曰青山覆白雲問如何是主中主曰長年不出戶問

撰述
寶主相去幾何曰長江水上波間寶主相見有何言
說曰清風拂白月价心異之求依止僧笑曰三間茅
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作是非來辨我浮生
穿鑿不相關卽焚其廬而去莫知所終故龍山又名
隱山今祖堂王英諸禪師書江西宗派亦著隱山之
號光化中有奇比丘名師信不知何許人庵于隱山
之故基一衲宴坐異蹟顯著龍衆皆易形爲王者服
從之聽法歲旱民祈雨輒響應馬氏據有荆楚欽事
之不敢名斥賜號雨禪師而增名爲龍王山自信之
化世爲禪林號西禪寺太平興國改賜今額宗教下

衰師法大壞至以大福田之衣募市井無賴而茲山
十世宣和四年夏潭帥大學曾公盡禮致前住道林
雲禪師來領院事雲孤硬飽參精嚴臨衆洞山十世
之孫而焦山枯木之嫡嗣也人望翕然師解包之日
顧嗟太息因發其形勝增廣其基構而鼎新之聚材
鳩工以歲入輸租飯僧之餘助成之不專取於檀信
以謂檀法以信而發心爲淨施止增一草獲福不貴
不然雖側布但名住相人徒見雲法勞熏役而不知
游戲也有無諸道人上白寔陰相之且從余求文記
其事曰价公參道於此山而雲禪師嗣其法以興修

之疑非偶然余曰隱山單丁住山把茅覆頂刀耕火種而食兩客及門焚其廬而去之今雲公不起于座使綠踈青瑣以棲千柱飛甍畫棟以祭萬瓦層樓傑閣以蕩摩雲煙虛堂廣殿以吞吐風月搥鼓升堂千指圍遶雲屯川增方進而未艾也視其迹若相遠然其道實相須如來世尊蓋嘗曰不往無爲不盡有爲金剛般若開空法道也而曰持戒修福者名發信心開空法而修福無住無盡之旨也隱山之焚廬滅迹與雲公之幻出樓閣託斯文於不朽殆得如來世尊之遺意於是爲疾書之宣和六年春公生明齋記

隋朝感應佛舍利塔記

唐僧史曰同州大興寺者般若尼寺故基也隋文帝以魏大統七年六月癸丑生於寺中赤光照室紫氣滿庭如幻出樓閣而其色赭人之衣妳母覺時炎熱以扇扇之慄然暴寒幾絕不能啼有尼自外至謂太祖曰兒乃那羅延也蓋天佛所祐不可令處穢雜間當爲養之於是太祖以兒委之不敢名問而闡館以延尼通門往來一日皇妣闡尼在不就抱持之忽化爲龍鱗角已具驚仆于地尼歸見之怒曰乃敢妄觸吾兒致晚得天下文帝七歲尼告之曰像教堙滅一

切鬼神皆西兒當父母天下而教法賴兒而興之年
十三乃令還家四十餘年足不越閩周既廢教尼隱
皇家文帝踐祚教果重興尼名智仙神異不可測河
東蒲坂劉氏女也七歲出家其師一旦失之意必墮
井俄見坐殿楯瓦上世號神尼嘗以舍利一掬授文
帝曰以此福蒼生仁壽二年出以示僧曇遷置掌而
觀數數有盈縮遷曰吾聞法身過於數量非智所及
此未可量乃分而為五十三分詔於五十三州各山
福地以建塔塔下圖神尼之象有銘其略曰維年月
日菩薩戒佛弟子大隋皇帝堅敬白十方三世一切

三寶弟子蒙三寶福祐為蒼生君父思與民庶共建
菩提分布舍利諸州供養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
者特請兩京名僧將命奉安之日皆有祥瑞長沙嶽
麓寺之前澗陰之上石浮圖其一數也山中僧道安
嘗為余曰隋朝舍利塔事極奇偉而五季烽火之餘
銘碣焚毀道俗游觀無所質問余曰豈直此而已晉
建興二年長沙縣之西一里二十步有千葉青蓮華
兩本生於陸地掘之文餘蓮之根莖自瓦棺而出發
棺而視但紙衣拴索而蓮寔生頭顱齒頰間有銘棺
上曰僧不知名氏唯誦妙法蓮華經已數萬部既化

遺言以紙為衣瓦棺葬于此郡以其事聞朝廷有旨
 建寺其上號蓮華今長沙驛即寺故基也西城之譙
 門與湘江之潭皆以蓮華名之者以此然邦人無有
 知者安請余併書以示道俗宣和七年二月住山道
 人法光與安化馬章彥達登澗陰間建塔之因光乃
 以余文示之彥達踴躍願施錢刻石山中上巳日除
 饑某記

潭州白鹿山靈應禪寺大佛殿記

靈應禪寺天人師殿者無諸沙門用澄之所建而邦
 之大檀越劉革之所施也寺占巖腹臨清流發一區

之形勝規模宏大營建偉傑綠疎朱闌吞飲風月飛
 簷楯瓦蕩摩雲煙寶鈴和鳴珠網間錯像設釋迦如
 來百福千光之相文殊師利普賢大菩薩大迦葉波
 慶喜尊者散花天人護法力士又環一十八應真太
 士序列以次莊嚴畢備道俗拜瞻其無以異登初利
 諸天至普光明最吉祥地欽奉慈嚴親聞圓音也其
 費緡錢三十萬而不聽餘人增一草鳩工於宣和元
 年而斷手於七年之秋余過襄沔謁方禪師於潮音
 堂而澄前請為之記余聞百丈大智禪師之訓曰世
 尊遺教弟子因法相逢則當依法而住飲食服玩經

行宴坐必爲叢林營建室宇必先造大殿以奉安佛
菩薩像使諸來者知皈向故晝夜行道念法久住報
佛恩故又聞德山鑒禪師之語曰比丘行脚當具正
眼誦經禮拜乃是魔民營造殿宇又造魔業且天下
惟奉一君一化豈容二佛所居撤去大殿獨存法堂
嗚呼百丈德山皆祖師一則建立一則掃蕩安所適
從折中哉方禪師黃龍雲居之仍孫必知其要乃以
問之方曰如醫師之治病應病與藥今人病寒必投
以丹砂烏喙設或病喘必投以紫團白朮寒疾愈則
所謂烏喙丹砂者姑置之可也喘疾既去則雖常服

紫團白朮庸何患然無病則焉用藥哉衆生無明嗚
噪業海橫肆莫知津涘而以佛爲彼岸則殿宇之建
像設之嚴所當然矣余拊手曰臨濟之後善說法要
如此因取以文次爲之記澄公外枯而中秀耐煩冗
甘淡薄十年不懈其志非止爲此殿而已要將咄嗟
辦一梵刹可也九月初吉記

重修僧堂記

湘南號爲山水之國故佳處多爲得道者所廬自唐
貞元間馬祖石頭下鄰於衡嶽學者散止巖叢本朝
康定間慈明禪師中興於石霜望馬祖爲十世嫡孫

兒孫徧天下而長沙尤盛元豐元祐之間角立傑出者比比領名利諸方指以為道之所在今三十年禪林下衰以大福田之衣自標識而號分燈嗣法者例皆名愧其實蓋族大口眾不肖之子乃生固其所也龍圖閣曾公之帥長沙慨然驚嗟曰吾祖楚公識雪竇顯公於行間擢置人夫之上遂為雲門中興吾親受大和尚圓照印可今而坐視非雪竇圓照所以付祝之意於是刪去其甚無狀者老病物故懼讐而宵遁者時或有之遴選諸方之名德十餘輩所以扶其顛整其傾靈應方公乃其一也方既至問其地利之

所出度不足以贍眾則化淨檀為油麥庫以生財役力事眾未有效勞者則合眾力建度僧之庫越兩年而告成又化邑之賢者鍾世高修僧堂五間鳩工於宣和六年十月明年秋九月落成之而余適至方偕余游觀其高深壯麗塗金間碧香霧為帳秋水為簾粥魚齋鼓戢戢而趨合爪而集會四海而不為混跡跌而禪休萬緣而不為滅余曰此曾公發之而其利如是博也方笑曰曾公發之而成之者乃賢令尹賈公也自公下車盜賊衰息風雨時若民以是安吏以是畏風雨時若則連歲有秋盜賊衰息則夜戶不閉

歲豐時和則民樂施故吾堂成於談笑彼令尹不賢
民且離散矧所謂沙門乞士者乎余愛其言理而明
喜爲之記十月初吉除饑某記

五慈觀閣記

古之仁人將有爲於世必特立獨行自行其志漢將
李陵之降虜致武帝疑其臣屬於是蘇武奉使不屈
牧羊海上十九年起居必仗漢節宣帝以智力御世
君臣凜然既殺蓋寬饒於是疏廣父子袖手而去使
人主知區區爵祿不足驕天下之士豈激頽波而獨
往冒衝風而孤騫者歟豈惟世之仁人如此出世之

聖師亦然三祖璨公既得法隱於淮山悼學者枯禪
縛律以地位證修爲歸宿不信達摩別傳之宗故作
信心銘又名其弟子曰道信造次顛沛語言寢息必
以信自心爲勸嗚呼吾祖之於法道深切著明可以
想見其餘風遺烈東山住持沙門宗致者臨濟十一
世之玄孫而泐潭準禪師之嫡嗣也骨面嚴冷英氣
逸羣以荷擔雲庵法道爲已任說法有辯慧護教有
便行卑叢林以宗旨爭溝封以語言爭非是紛然諸
方方熾未艾名爲走道其實走名射利禪販無所不
至而正宗微矣欲棄之而弗忍欲導之而弗從於是

爲室於方丈之東名曰慈航又自名其號曰慈覺猶以爲未也建閣于大門名曰慈觀蜀僧居竭者傾長財一百五十萬以助成之竭生平自奉甚約所得檀信之施毛累寸積四十年之藏一旦舉以施之人以爲難南音僧子照者有實行自然之智如人信手斫方圓皆中繩墨慈覺使總院事事無巨細談笑而辦閣經營照寔董其事垢面龜手不憚霜雪伐山相材運土拾礫與蒼頭短髮進退凡半年而落成竭以財施而慈覺之志乃克成師弟子之於宗皆無所愧賢矣哉余與雙峯祖印禪師仲宣來游遂登是閣晚望

淮山萬疊自獻雪盡蒼然却立周視朱欄碧瓦蕩摩雲煙苾芻往來午梵方奏疑其身世之在諸天也祖印問余曰慈覺之慈宗師之慈其與佛菩薩之慈奚若余曰如恒河女子抱嬰兒欲渡兒墮水中女子與之俱死此愛兒之慈也滿慈子曰人罵辱我我則自幸曰罵辱非拳毆也設或拳毆又自幸曰拳毆之酷不猶愈杖擊兵刃乎此忍力之慈也曹谿六祖夜爲男子張行昌所謀將施刃六祖笑曰止負汝金不負汝命以金贈之使去人無知者行昌感涕願落髮爲比丘所至輒訪道復至曹谿而祖授以法要使分燈

于江西冤親一揆是謂等慈也提婆達多每欲害佛以毒置十指爪中見佛接足佛笑曰味毒我足先毒汝手又勸國驅千醉象以衝佛駕象來佛垂手示之於是象見十指皆有師子怖駭遺糞而去此謂大慈也若慈覺則不受諸慈管攝擊塗毒之鼓死却偷心鎔凡聖之銅不存情見如勝熱婆羅之火聚無狀足王之刀鋸使一切衆生觸其燄蒙其刃皆獲無分別智此蓋真慈也夫豈不然哉祖印笑曰道人固菩提園中之者年何其辯慧乃爾驚羣耶龍舒禪鑑大師無學犯衆而言曰閣成而老師適至似非苟然願爲

記之余曰唯建炎元年十一月記

資福法堂記

資福禪院在金沙斗方之北奇峯峻岡環繞以掩映風林雲壑祕邃以曠平自非逃世絕俗忘軀爲法者無因而至崇寧間蜀僧文慧嗣百丈九肅禪師說法此山求心之所決擇發趣之所歸投凡叢林之所服用寺宇之所宜有者十八九矣建炎元年十月住持沙門允琛以書抵印曰寺僧紹恂者無諸人惠公之高弟有行業淮山道俗愛敬之惠公以政和五年遠化諸大檀越重修潮音堂一所俾知法上首臨衆演

法以上祝天子之萬壽恂欣然從之於是遠近聞之
富者輸財貧者輸力藝者輸巧勸者輸語越明年七
月而堂克成凡用緡百萬有餘乃設無遮大會飯凡
聖僧而落成之未有文以記其事公爲我記之印曰
自後漢摩騰竺法蘭來自五天館于洛陽鴻臚寺有
經而未有精舍至吳赤烏中康僧會入建康架茅茨
與其徒以行道有精舍而未有僧二日男子朱士行
最初落髮有僧而未分禪律迨唐之朝禪律並行曹
谿獨號禪宗而律學乃不敢與之抗行元和中百丈
大智禪師方建叢林廢蜂房蠶穴之衆爲九州四海

而建大法堂以總衆至於天下禪席宗之知比丘因
法相逢以法爲親王者升座而坐學徒鴈序而聽示
尊法也恂能化衆檀以成斯堂其知本者歟資福院
爲此邦之福田道俗男女貴賤老幼者輒授之者得
長老升堂布法雨以滋灌之令善種福芽叢生而並
茁其爲惠利豈有既乎不可以無書

雙峯正覺禪院涅槃堂記

大江之北夢澤之東萬山走趨屹立兩峯蟠岸千楹
寶勢翔空煙雲開遮戶窻青紅天花墮飄舞雨旋風
疑登梵釋龍天之宮大鐘橫撞山空玲瓏犀顛戢戢

步趨肅雍祖印禪師蓋其長雄寬而邊幅壯而踈通
謙以自牧衆所追崇如海下之百川則宗論其世家
非侯則公棄之恥言安樂巖叢與彼假我染衣妄庸
垂涎富貴忘其頂童雀盧自誣者則若不同也余自
襄河南歸新豐道由淮上託宿山中欣然見我如舊
游從日陪杖屨摧頽兩翁偶立小語又指役土紛然
斧斤聲雜鼓鐘坐僧日多其來無窮庸免包藏衰老
篤癢跛盲失心不祥之凶作堂館之工行告終矣要
余卽之周行廡廊入門踈快密室虛窻寒幃設簾且
溫且涼濯衣柵榻負喧橙牀藥鑪茶鼎可劑可湯願

指如意失其異鄉卽戲問之欲資抵掌豈有少年如
邃青狂法戰不勝昇入此堂者乎豈有垂死如剖脩
強而敢橫機摩疊大陽者乎豈有英靈如黃湲槃杖
擿病者隨起激昂者乎豈有病瘡枵然空房而嘗臥
處尚多痂瘡以火燒之皆熏陸香者乎豈有頭陀以
紙爲裳而其迅機石火電光方酬洞山言訖而亡者
乎祖印愕然視余嗟咨如子精敏亦迷怪竒甘棄坦
塗而行嶮巇子知太平無象可窺雨露霜雪自然四
時我廩旣高里無呼追雞豚社飲老幼扶攜安用鱗
鳳之與菌芝耶昔維摩病臥毗耶離教誨天魔使令

艷姬手提大千戲而擲之世尊有疾則異於是背痛
乃臥須乳作糜而已何嘗變化怖駭羣兒乎余聞其
說乃加敬虔而僧祖傳祖印所賢而余里閭又掌寺
權婆娑獻誠願捨此言焉余文之爲記以傳夫千里
水濫觴其源若合衆流遂成大川則知此堂衆檀成
焉增土爲阜增毛爲瓊兩尼勤勤佳其精專同其調
度所費緡錢蓋六十萬淨願乃圓有僧道齊以身率
先雜衆土中唱叫挽牽十方之多道俗嗟羨咨爾堂
衆諦觀病緣此四大軀無可肇堅生死之趣愛見所
纏雖相扶持終各棄捐當令以觀常自現前授與此

疾非入非天是我自業成熟則然受盡還無如雞出
得此心自住如珠在淵觀苦進道諸佛憫憐歲在丁
未建炎改元季冬初吉集者駢肩敘多率衆二百九
員領衲景修守珂守詮至其綱維又棟耆年辦衆法
欽牧衆法蓮叢林精神照映雲泉祖印爲誰住持仲
宣而作記者寂音老禪

合妙齋記

無盡居士真拜之明年太辰樂成詔試於西府余適
在焉無盡曰聲起於日而律起於辰四十有一而陽
數全三十有六而陰氣備如黃鐘之律九寸而爲宮

增之毫釐減之杪忽則其音不應宮苟適其和是謂之雅熟視其理蓋大徧無外細入無間余曰諸佛衆生日用無以異於此其體本自妙而常明因緣時節不借語默其義自見違時失候則擬議而動其義自隱諸佛知此者也故善用而合本妙首楞嚴豈不曰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如我按指海印發光哉衆生昧此者也故不善用而成麤大智度豈不曰猶如利刀惟用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損哉余涉世多艱困於憂患後三年華髮海外翩然來歸依資國寺乞食故人而老焉晨香夕燈經行晏坐儵然靜住

索爾虛閑追繹大晟樂之和雅而庶幾善用其心以合本妙之意也遂以名其齋曰合妙又爲之記政和四年二十五日書

信州天寧寺記

江南山水冠天下而上饒又冠江南自昔多爲得道者所廬鷲湖龜峯懷玉號稱形勝而靈山尤秀絕蓋唐義武初西平周主發其天藏也初建精舍名興聖祥符天子改賜普明沙門德延以講學聚徒甚盛弟子德熙者有智略實陰相之崇寧二年詔革以爲禪林賜田度僧聽遇天寧節進功德疏太守周公邠命

長老德延爲第一世而以僧正德熙董其事也三人者敘立顧瞻而歎曰寺以羣居而自爲戶牖犬牙相接如蜂房蟻穴非相臣所以建請集禪衲演祖道上延睿弄之意於是蟬蛻其卑陋而一新之也入門縱望序廡翼如而進層閣相望而起登普光明殿顧其西則有雲會堂以容四海之來者爲法寶藏以大輪載而旋轉之以廣攝異根也顧其東則有香積廚以辦伊蒲塞饌爲職事堂以料理出納特建善法堂于中央以演法開毗耶丈室以授道又閣其上以像觀世音示以聞思修令學者入道也粥魚茶板霜顛螺

頂鳧趨而集寂無人聲餘履聲而禪齋密室冰懷雪慮株枯而坐不見心相惟身相也嗚呼西平王郡太守雖異世而姓氏同前以講後以禪而領袖者雖異趣而名號同也吾聞浮圖未成故裴公美爲玄度之後身千尺像畢而僧護爲僧祐道宣之前身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宗衍禪師出自白牛法窟中來嗣延公之法席分照覺之祖焰道行孤峻爲邦人所欽然人但見其能集前人之大成幻出樓觀而不知其游戲也政和元年八月又詔以天寧萬壽名寺七年三月遣僧慶瑫來乞文以記其事余雖未獲覽山川之佳

氣披華構之雄誇然能系而為之詞也辭曰

羣峯寶勢爭岩巖雲收眼寒空翠搖靈山獨受王水
朝跨水誰作朱飛橋蒼官馬鬣低龍腰谷風吹空翻
海潮忽驚寶坊礙層霄天花細雨紛墮飄草衣大士
唾霧消定力持之日劫超太霞仙子坐可招夜晴往
往聞吹簫西平賢主想風標長劔在願氣勇驕擅此
興聖開前朝宋興和氣彌宇宙佛宮道祠恩益厚初
以毗尼相講授易為禪林冠江右大鐘橫撞午梵奏
紫金光聚世福祐苾芻千指聚拜手太平天子千萬
壽切雲樓閣誰所構臣子淨願力成就白牛乳犢師

子吼虎谿嫡孫氣奇茂學者趨之俯並首我作銘詩
招爾後斯文與山俱不朽

高安城隍廟記

城隍廟者故使君應侯廟也應侯世高安諱瑱隋季
政荒天下盜起李密起鞏王仁德起鄴皆稱公李子
通起海陵邵江海起岐州薛舉起金城竇建德起河
間皆稱王劉武周起馬邑劉元晉起晉安林士弘起
豫章皆竊尊號高安豫章屬邑也侯時以布衣募兵
烏合而擊之士弘却隱去因嬰城固守唐武德元年
五月甲子唐公即帝位五年十月己巳林士弘殄滅

嗚呼方是時賊兵浩如海孤城耿如塊微侯之忠勇
 義武則民魚肉之久矣朝廷旌其功授以刺史符於
 是千里親之如仰父母既沒贈尚書左僕射廟食此
 邦蓋五百年而書功烈者詞不達意余嘗歎息之政
 和六年九月十六日因請福許銘廟念文字陳陋又
 罪癘懼瀆神聽藁成復壞者數矣越明年二月二十
 六日夜夢有客過余甚都雅曰向許我詩當以示我
 夢中問公誰氏曰我唐人居湖中既覺三鼓矣坐而
 假寐又夢理前事旁有贊者曰應侯君也於是起呼
 燈火洗心為銘銘曰

煬帝南游江都湄唐公集兵禱晉祠連和突厥人戶
 知傳檄諸郡稱義師豫章邈在江之西殺氣熏蒸喧
 鼓聲芟民如芻救者誰應侯忠勇英特姿精誠貫日
 如橫霓振臂大呼老幼隨空拳烏合當新羈賊鋒為
 却氣少衰守城泯默天助威賊雖猖狂其敢窺民甘
 九死侯生之不然蕩滌無孑遺故宮下瞰緣錦谿過
 者肅趨不敢馳功德之大山嶽魏惜其粉飾無雄辭
 心許作文恨陋卑夢中索之不呵譏俾侮神者讀此
 詩知神威靈不可欺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一

丹陽居士賀懋勳懋美懋廉懋謙普燈共施刻
 此卷了緣居士對徐普書鄒大成刻
 萬曆丁酉仲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二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記

無證庵記

余頃得罪謫海外館于開元之上方儼師院日與彌
 勒同龕頽然聽造化琢削有道人械類叢林欵余甚
 勤日吾泉南分化至此與語倏然令人忘百事逃空
 虛者聞足音而喜矧置身蠻夷論効鳩舌衣纏花貝
 心緒怵然非復中華氣味而見道人哉相從蓋百許

日問出世法余曰有亞聖大人出世南州臨濟十世之孫號靈源大士者今為法檀度譬清涼月下矚熱惱天下名緇竒衲龍蟠鳳逸而趨之子可跨海北去無後時矣道人愕曰敢不承教翼日翻然而去余蓋莫敢必其所往後三年余蒙恩北歸館于石門精舍有力持書視其款識乃吾證公也發緘疾讀則知其不鄙棄余言見靈源於龍山兩白矣嗚呼子可謂真有志於道者耳又三年靈源棄學子分化他方余拜塔而至於見證頎然人羣中攀翻追繹海南之人煙樹石紛然落吾目中為留一昔曰吾措庵自藏子

當為我記之問庵所在證笑曰以太虛為頂以大地為基以萬象為牀榻以天魔外道為侍者舉足下足皆是妙圓密海余心知其戲曰子豈所謂隨身叢林者乎問其名曰無證曰圓覺謂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學者以為至矣余笑以為誣之也本無數量不落識情奈何謂之證乎謂之證譬如加首於首名為染汚吾又強區分別之無證蓋就學所知言耳若親見靈源於寶覺背觸之拳則當以身為舌為說之尚無證之足云乎余曰有是哉因序其語為之記

苜蒲齋記

東坡居士性喜推挽後進之士知名當時多公賞識者然以今多士猶未足以飽其欲而雌黃遂及草之微以胡麻杞菊之賢於其類援筆而賦之則名聲亦能光顯於後世暮年又以菖蒲之才爲邁秀居以銅盆培以怪石挹寒泉而灌之根須連絡於璀璨之間其色蒼然可翫也天下以公之所翫從而翫之柯山道人如公行雲山中所至不蓄長物獨於菖蒲而友之至以名其齋江南洪覺範見而歎曰菖蒲爲物無異味可嗜嚼而君友之無厭非能知東坡所樂之真則尚烏能談此情味乎支遁蓄驊騮以寄逸想慧理

呼白後以發高韻而後世多其風鑒君之所寓其清修絕俗之致豈減遁理哉爲之記以示知君者庶亦知余言之非誇也

舫齋記

宣城李德孚有美才善屬文宣和初與余邂逅於長沙年旣相若且同學又相好也久之德孚侍親移漕江左而官之金陵卽官舍之東闢室以觀書其室連數楹而戶相重東西而視如在船中乃以舫齋名之有客聿至視其榜揭而疑之曰以子爲隱者耶則忠義之色功名之志見施爲語言以子爲非隱者耶則

山水之意嗜好之異與儕輩不侔於是避席而問之
曰夫渺漫際天一碧萬頃微風徐來雪浪山湧一葉
傲睨其中覆却陳乎其前而不入其舍者津人之妙
也子寧欲從事於此乎曰操舟之爲非吾事也害利
之域並首而趨憎愛橫生頃刻萬態瓦合流俗與之
偕而不與之俱逝是知津之妙也子寧於是有所得乎
曰問津之學非吾志也然則既不事乎操舟之爲又
不志乎問津之業而乃列五經之遺編布自家之陳
說明窻棊几繼晷然膏冥搜博求探賸索隱與古聖
賢相際於百千歲之後若心同而意契德符而道通

殆將簡之而弗得所謂吾無間然者其或醉心墳典
則直造淵源翫意羣書則涉獵涯涘放浪詩書之奧
望洋渾灑之間則孔子之所得知之矣其浮游萬物
之祖者耶送之者皆目崖而返矣德孚仰而笑俯而
應曰吾非放愁也但吾以忠信孝友爲煙波隨所寓
而安之爲舟舫昔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漁父語已緣
鞶而去意竊慕之如是而已矣客愕然無對明年復
來長沙理前事以語余請書以爲記於是乎書之

一擊軒記

宣和元年冬余自臨汝以職事來宜春暇日與客游

天寧宮愛小軒脩竹解衣盤礴終日不忍去長老德
公請名其軒余曰一擊客問其說余曰香巖閑禪師
參道於滄山久而不契乃焚畫餅之書歸庵南陽糞
除瓦礫擊竹而悟余以是知道不可求也使道而可
求則肉飯鷹兇身當坐榻與夫伐冰食玉之貴谷量
牛馬之富者皆舉意而得有謀而獲者也客曰然則
道終不可見歟余曰吾聞諸雲庵以謂道不可求而
可致也如人市黑白暗走嶺海望京師疲歲月於道
路卒不能獲居肆於八達之衢不以必得爲計則貨
也有時而自致昔人嘗嗜草書行則書空臥則劃席

夜聞灘聲而得妙曉見蛇鬪而入神與香巖同科而
異致且道豈有麤妙哉學者根有稚敏耳時方貴敏
故叢林有思齊之心石霜一年而悟道吾以爲敏永
嘉一宿而悟曹谿以爲敏香巖一擊而悟庸詎知此
君不以爲敏乎德公請以爲記余知其爲雲庵之嗣
也故併書載其說宣和元年十一月日

忠孝松記

宣和元年余謁枯木大士成公於道林是日遊客喧
闐喜氣成霧余曰噫嘻登高望遠此日猶然其荆楚
舊俗哉成笑曰有異木產吾冢巔非緣佳節也於是

導余登清富堂下臨瀟湘如開畫牒千里纖穠一覽
 而盡得之蓋龍圖聶公以詩眼增損發其天藏也故
 其形勝冠於湘西暇日必俱賓客燕賞於此堂公所
 建也想見其風流餘韻不減叔子之峴首而其去思
 遺愛有類召伯之甘棠之左有奇石狀如覆斛稚松
 貫石而出初如挿秧未閱旬高尺許孤根秀拔分枝
 調達紫鱗翠鬣之中已有合抱凌雲之氣豈地靈獻
 瑞著公拔擢之異乎公自荆湖奉使入對未幾年三
 遷要職遂尹京都實鍾臨川之英氣而其學出於舒
 王有石之象松為蒼官為十八公玉版之榮金甌之

拜跬步可待有松之象丁生夢之猶為後世美談況
 目覩其異乎成曰心法之妙不可以言傳而著為忠
 孝之効故種石而玉生知其孝倒植而竹茂知其忠
 譬如太平無象而出菌芝見麟鳳然彼各得其偏如
 公則道契至上名落天下富貴追逐之不赦而忠孝
 之瑞并見於松石之間蓋理之固然於是像公之形
 儀置堂之上而名其松曰忠孝以慰邦人之思顧未
 紀其歲月於是使其客甘露滅為之記

朱氏延真閣記

出高安之西門行五十里山川有佳氣草木有華滋

桑林有秀色民俗有古風如武陵桃源如剡溪赤城
有隱君子朱堅伯固者世家于此特臨廣陌爲危閣
以延真爲名余自京來歸過而登焉凭欄而睇煙雲
杳靄形勝纖穠一覽而盡得之而恨其名未足以副
其趨謂伯固曰君風度儒者也年方壯有美材乃不
以功名富貴爲急甘隱約於山林也而雅志欲延真
豈有說乎伯固曰然吾當語子夫功名富貴偶然爾
士以身徇惑也何以知之漢武帝見相如賦喟曰吾
安得與此人同時及見之止以爲上林令富貴若不
可必也唐太宗見馬周之論促使召之接武於道及

見之談笑而斷國論富貴又若可必也李廣之伎無
雙於天下及從武師出征迷失道路竟不得侯而死
功名若不可必也薛仁貴白衣從征遼東以三矢而
定天山卒爲名將功名又若可必也吾以謂人生百
歲如駒過隙要當從吾之志耳昔梅子真補南昌尉
時放浪此邦有別業之遺基在焉已爲道士廬元始
中棄妻子歸壽春後人見之於稽山變姓名爲吳門
卒而傳不書其終其爲仙明矣庸詎知其不雜屠沽
尚往來故居乎吾爲閣以延之儻幸及見又庸詎知
不攜吾登毛車渡弱水以游道山哉余不得而答乃

敘其說援筆而記于壁

思古堂記

東坡先生曰孔子孟軻道同而其言未必同何以知之以其言性知之孔子曰成之者性繼之者善蓋善者性之効爾而孟軻曰人之性善孔子之言譬則如珠走盤孟軻之言譬則如珠著氈夫珠非有二者走盤則影迹不留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既有言矣乃曰不聞是其可以影迹求哉著氈則觀者庸詎知不疑簞縲亦可以留珠乎故荀卿又言人之性惡自善惡之論興蓋有不勝其言者

聖賢相去百年而其言相遠如天淵況不翅百年而守衆人之言爲知道非愚則狂顏淵韓愈異世而同出孔門然其識有深淺何以知之亦以其言知之淵飲水曲肱在陋巷不改其樂此亞聖全德懿行也而愈謂哲人之細事愈且未知顏淵能知孔子乎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大蓄其德然言行之精以韓孟之識有不能盡窺學者其可不思乎吾嘗誦之三衢毛庠文仲少有英氣深於學問而善功名富於翰墨而飽籌策以破趙會食爲迂伏軾下齊爲稚所與游皆天下第一等流遭時外平疆場久空無所施其

材寒寓一官不甘憂患折困袖手來歸圃于衡嶽之
下寢處晴嵐夕霏按行春花秋月弄琴閱書以娛賓
客枵然與世相忘而名其堂曰思古與東坡之論相
表裏如維摩自藏於不言之中以發文殊之義縉紳
高之文仲歿其子在庭季子以書抵余曰惟子可以
知先人爲堂之意強爲我記之故余獨載東坡之論
以著文仲之高然晉劉寔作崇讓論曰世議士名德
不追前人非也時非乏賢士不崇讓耳然則士必生
而能賢不由稽古之力爲循墻巽牀之僞是學使寔
不死登此堂將逃羞無地尚何論哉季子年二十餘

種性工文聽其論古今瞻博絕倫真能世其家者也
故樂爲書之

遠遊堂記

宣和元年秋八月朝奉郎夏公自天府謫官祁陽明
年二月至自三峴館于靈泉寺寺臨大江江流湍急
斷岸千尺萬峯環之如趨如揖如翔如集公構堂其
西盡收其形勝靖深以宜茂林脩竹虛明以隔囂聲
塵氛而名之遠遊重九後二日余從公登焉對立凝
睇晴嵐夕暉浮動乎綠疎青瑣之上促榻對語笑響
散落乎千巖萬壑之間於是隱几枵然忘言蓋其倚

功名於憂患之外玩雲川以自娛心飽新得百想俱滅然知國知兵百未一施而沉冥小邑如對彭澤之狄梁公通泉之郭代公乃名所居之堂為遠遊何哉嗟乎世之識真者寡所從來舊矣表夫綱識武后於襁褓驚曰貴武氏者此兒也使天綱果識真當曰亡武氏可也賀知章果識真當曰游仙可也夫一塵翳目天地四方易位袁賀方眩夢幻以其禍為貴以游為謫要不足怪也公今去國之遠而能酬酢風月安樂泉石酒後耳熱侍兒扶掖而歌則忘其身之為逆旅謂之謫可乎公嘗首肯余論祝余為之記公諱倪

字均甫其先江南人嘉祐為名臣之後凜凜有祖風者也

普同塔記

人之有死生如日之有明暗死生相尋於無窮而明暗迭更未始有既然知其明暗者固自若也生順而死逆衆生當其變則駭異之孔子但曰原始要終知死生之故知其故則知其不駭蓋不欲深言之莊子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既不與之變當卓然而獨存者也莊子著其理而未盡其情若西方之教則痛言之而盡其情曰若先有生而後有死者則世

未見不死而生若先有死而後有生者亦未見有不
生而死譬如尋始末於環輪之上求向背於虛空之
中則死生之情盡自佛法入中國奉持之者纜總其
法度參差不齊獨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律之學約之
人情折中而爲法以壽後世故其生依法而住謂之
叢林及其化也依法而火之聚骨石爲塔號普同塔
諸方皆建塔近僧坊遠不過一牛鳴蓋大衆將送火
化則荷薪而臨瀉山獨拘於陰陽之說謂近寺不宜
爲葬地自開山迄今三百年建塔於回心橋之南其
去寺十里故親臨之法往往不能繼也空印禪師軾

公住山十餘年百廢具興其所以安僧宜有者大備
獨以普同塔未建爲憂一旦與侍者登山之西崦相
其形勝施長材鳩工以爲之開大穴以石爲宮又屋
於其上棟楹翔空雲煙蔽虧萬衆懽呼聲應山谷興
修於宣和二年之春斷手於秋八月空印恨未有記
以紀其歲月遣侍者覺惠來求文余歎曰叢林之衰
諸方皆輕僧厭其多而窘於食空印旣成堂宇浩然
如江河之無極至者必納又爲造塔以待其終其敬
僧荷法之心可謂至矣嗚呼僧者佛祖所自出厭僧
厭佛祖也安有稱傳佛祖之印而反厭佛祖者能契

聖乎空印之意可無書乎

瀉源記

岷江因山爲名初發泫然濫觴漫衍而至楚則爲際天之雲濤萬斛之舟解風而不敢濟瀉山因水爲名衆泉感發於煙霏空翠之間旋緝走碧匯爲方淵蒸之成雲雨放之成江河蓋岷江資之者衆而瀉水善養其源也住山空印禪師笑曰一法界中無假法者故揭於大仰堂之南榮曰瀉源欲學者觀水之有源知自心之靈源未嘗竭也蓋岷江之資衆知衆智之不可不學也然先究自心後資衆智道之序蓋如此

故善財童子南詢諸友必曰我先發菩提心如何名菩薩行有人於此因山中之氣候更四時之晴陰入重重法界方其宿霧蒙蔽微見淵色則若凡夫雖有染心而性常明潔霧開而澄滓日光下徹則若一乘已澄諸念定慧超越更昏昕之湛然視纖埃之不隔則若人牛兩忘而蓑笠未徹微風徐來方淵鱗鱗波波之中頓見方淵而波非大方淵徧入衆波而淵非小則若歛目於樓閣之前見三世於一念嗚呼瀉山爲湘南大叢林而空印道光兩本槌大鼓臨人夫萬指圍遶今乃退藏於不言之中借山泉爲欽體聽萬

象以說法何也蓋道不可以言傳故前聖賤言語小譬喻又欲學者自得之故設象比興以達其意鞞瑟支羅不言佛身不可以色相求也而供養梅檀塔座多寶如來不言根塵俱寂即是自身也而以寶塔聽經余觀前聖莫不然何獨空印哉宣和二年八月初吉會余於湘西之瀕夜語及山中之勝曰恨子未見吾泉然強爲我記之余戲曰師以山泉爲舌爲衲子說法界自在緣起無生之法而余以翰墨爲五色藻辯才而畫圖之他日有尋流而得源悟意而忘象者可以拊手一笑中秋前一日記

栽松庵記

僧史補曰四祖道信禪師以唐武德七年至破頭山愛洞壑深秀有終焉之志禪者相尋而來遂成叢林有僧不言名氏日以種松爲務私請祖曰衣法可以見付乎祖師老之曰汝能再來乃可耳於是僧出山至濁港見女子浣呼曰我託宿得否女曰我家具有一父兒可從問之僧曰汝諾我乎女曰諾女周氏之季也僧卽還山中危坐而化周氏之女因有娠父母怒而逐之於衆屋之中日庸紡里閉閤已而生子女以爲不祥棄濁港中明日視之跏趺波間泝流而上異

之收養七歲隨母往來黃梅道中四祖偶見問曰童子何姓曰姓固有但非常性祖曰是何姓對曰是佛性祖曰然則汝無姓耶對曰惟空故無於是四祖笑之乞於其母爲剃落二十授以衣法爲第五祖卽游靈峯見栽松之全身又至東山見周氏之全身濁港周氏子孫之盛殆今甲黃梅三尺童能言其事僧贊寧僧史曰五祖弘忍禪師者姓周氏本河南遷止蘄之黃梅誕生之夕異香滿室此矯誣之詞也然可證佐者母旣出於周氏而曰祖師姓周乎僧契嵩作定祖圖亦不能辨何也豈當衲子以常理疑之乎夫聖

人之託化豈假父母之緣如伊尹生於空桑寶公生於鷹巢獨不論父母之緣耶自唐至今學者疑信相半不能決也建炎元年十一月記

布景堂記

宣和三年秋萍鄉文益之還自大梁過湘上會余夜語及里中奇豪而高侯尤其魁壘者侯學精敏而齒少行修潔而材高雖隱約寂寞之濱而名滿縉紳之間所居有風泉雲壑之勝茂林脩竹之美四時之景陰晴異態穠纖畢見構亭佳處而名之曰布景余因得其爲人而想見其處恨未能與益之從侯相伴乎

其上援筆而賦之越明年春以書抵余曰山用之妍美閱古今而不盡萬物之榮謝供四時而無窮然特若爲閑適者所施設而爲悲愁者所乾沒也玉輪流輝蒼崖哀湍天下之清絕也而倚娉婷者不見節絲竹者不聞晝公曰月色靜中見泉聲幽處聞者譏之也紅艷之閑美鳴禽之過前物外之奇觀也而憂國者以爲悲行役者以爲愁少陵曰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者哀之也吾口先王之法言逢至治之聖世勤田園以供伏臘玩琴書以娛賓客偏親慈和而耳目聰明弟昆孝友而樂易賢雅所謂悲愁者於我亦

安能神哉以吾之閑適較市朝當十倍吾亭雖陋然萬景分布吾前受吾約束真造物之爲施設非經營而得招要而至者也子其爲我書之余曰昔支遁之愛山乃買沃洲之小嶺賀知章之愛水特上疏以乞鑑湖其風味雖清妙而正所謂經營招要者若之紫芝則不然偶愛陸渾山水之佳遂留六年余觀高侯之趣味殆亦紫芝之流乃欣然爲記之

少陽義井記

建炎元年六月蔡陽野墅僧子辰俱潯陽檀越陳壽還自白湖過少陽渴甚須水道傍皆近人積水穢濁

不索相與歎曰江淮要衝而地無美泉何以止往來
渴心相約出錢開井于湖之左而白湖楊元廣彥隆
亦欲協成之有僧祖慶實董其事工畢泉甘涼邦人
賴以灌畦飲噉行人盛暑為歸宿之所易曰改邑不
改井以象正君子之有恤心雖大行無加窮居不損
又曰井者德之地以象有煩心之德虛其中而不自
有之也歟嗚呼二三人者不獨為濟眾無窮之利其
亦尚德也哉十二月望日記

華嚴院記 代

政和四年春二月余自高安赴官臨汝行豐城境十

餘里奇峯秀深沃野自獻有白沙清流茂林脩竹之
勝望林表出楯瓦路人曰其下華嚴院也遂造焉碧
杉脩徑苾芻戢戢出迎客厦屋崇成如幻出禪齋風
櫺金碧隨目殆應接不暇問住持僧惠訥曰院以父
子傳器而服玩不減禪林何哉訥曰教有頓漸道無
禪律今兩者相攻以其私而佛法微矣譬如棗中蟲
徒自蠹壞出家蓋大丈夫事其說甚高緒餘土苴足
以道廣孝慈上助清化今其衰其徒特不足知此如
鳶翔青冥而心不忘腥穢求教之興三尺童子知其
難余首肯其說而心奇之秋七月訥遣僧抵余曰吾

廬居於唐光化之元年名報恩迄本朝治平之二年
詔改賜今額嘗燼火廢爲丘墟草屋數楹僅蔽風雨
者自善明至懷珍七傳訥寔繼珍後因淨檀首建二
門作兩序屋修普光明大殿前峙雙閣一以像僧伽
一以館鐘虞東爲香積廚繞以複屋闢典事堂有廩
有厠西爲三聖堂增其後架設賓客館有漏有廐造
演法潮音堂總屋於其中又建華嚴閣於寢室之上
以實毗盧法寶之藏高深雄麗吞風吐月凡禪林所
宜有者畢備僧至如歸轟轟鼓魚泯泯作息要不墮
諸方經始於崇寧癸未之春斷手於政和乙未之冬

吾方念能事雖畢而後之來者未知飯僧報佛無窮
之意而公適儼然辱而臨之非夙緣乎幸強爲我記
之余曰今人持左券以取寓物未敢必得然爭毛髮
之利斫頭穴胷何知慮刑而訥宴坐一室影不出山
能使施者填門不十年之間化瓦礫之墟爲梵釋龍
天之宮此其才必有過人者視其中渠渠欲置人於
慈祥之域而專欲以精嚴自礪與夫裨販如來以自
賊者異矣使其聞訥之風亦可以少泚其額云

寄老庵記

代

高安南州之屬郡地連西山廬嶽之勝俗美訟簡士

大夫自爲江西道院飛楹畫棟間見層出於茂林修竹往往皆浮圖老子之廬龍城院去郭餘一舍山川精神發於雲泉林壑間如人眉目處余家筠谿之上少時往遊焉窮竒索幽信宿彌日便有終焉之計一行作吏轉徙四方登高臨遠未嘗忘於龍城也政和四年冬余留京師官冷口衆自厭風埃又病疴彌月愈不懌而覺範道人適自高安來夜語及龍城舊游條然忘紛而疴亦棄余而去問覺範誰從子游有老僧志淳者其爲人木訥而靜深易親而難忘今結庵於鳳回峯之西名曰寄老每曰高風頽於無勇白業

毀於有累前聖知之故令比丘一飯日中三宿桑下吾幼知人間情緣爲累故棄之而學道知方外事法爲累又棄之閑放然諸餘勃窣飢食困臥猶累於老未可棄去故持以寄之因以名吾庵嗟夫世方以累爲榮而爭趨之淳獨超然高蹈賢於人遠矣吾聞天台智者臨終門人問所證答曰我不領衆早淨六根以傳法利生止證內凡五品耳淳之志其以是哉明年上元覺範南還因理其事爲之記使歸刻石山中他年當乞身歸田幅巾杖屨以從淳游尚未晚也

吉州禾山寺記代

始達磨自西來以法授少林慧可而衣鉢爲信五傳
至曹谿慧能能知其道信於天下也藏其衣鉢而化
故世稱曹谿之門得道者不可以數計然獨大長老
行思懷讓克肖前懿號二甘露門思瞻廬陵山水而
老於青原讓亦庵於衡霍之下石頭希遷者思高弟
也從讓游思實使之馬祖道一者受讓記荊下鄰青
原久之遂終於石門讓實使之今天下指自江西爲
禪宗法道之源者以曹谿一子一孫首辱居焉永新
爲江西山川形勝之地城南有山巋然深秀晴嵐夕
暉應接不暇者唐僧達奚棲遲之所也奚不知何許

人以文德初始至刀耕火種住成法席致嘉禾之瑞
因以名山號大智禪院院僻嶮初未著於諸方吳順
義二年僧無殷中興之恢復法度學者趨之如雲殷
九峯虔禪師之嗣青原八世孫也方是時禪學之弊
巧見異解殷以擊鼓之機脫略窠臼於是宗風大振
學者賴之嗣殷者有契雲自雲歿代居者名存實亡
大中祥符初詔改賜甘露禪院有楚材者道價重一
時法席之盛追比殷時又十世而有德普有高行自
黃龍窟中來普歿七世而有妙湛大師法安初以政
和元年自祥符移居之五年視前管構增其所未有

者新其所已壞者於是莊嚴紫金光聚則有殿樓稱
如寶旁行之書則有藏會四海必芻求寂則有堂辨
香積伊蒲塞之饌則有廚像祖師則有閣館鐘虞則
有樓升座法施之堂則曰無畏集定傳道之室則曰
大智而閣於室之上名善應修廡複屋高深壯麗冬
溫夏涼重規疊矩叢林號廬陵第一嗚呼妙湛之游
戲於是作可謂集諸老之大成者也安走使京師乞
文記其事余方困頓黃塵寄逸想於雲泉杳靄處恨
未能角巾藜杖與山中高人游厭飫清境然余非學
佛者其詭秘多溟滓然竊嘗論之忠孝碩大如宋王

或唐魏元忠徐有功輩初未必皆深於佛理觀其臨
禍福超然自得豈所謂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者歟
故余於禪學凡鉤章棘句凌跨方等汗漫橫流者則
非肉眼所能勘驗至於生死之際有不容其偽者矣
無殷將化集衆謂曰後學未識禾山今朝識取因怡
然而逝德普之將化飲食畢談笑而寂然其言論風
旨無所傳聞妙湛雪竇之後又青原之遠裔吾將觀
焉既論之又系之以詞曰

龍谿落石雪浪奔萬山環之如虎蹲凌霄白雲相弟
昆七十一峯讓其尊煙霏搖空含朝暎微風徐來掃

霽氛樓閣時為金碧痕聰明澄泓自吐吞三偉不見
 陳述存異哉僧奚貌粹溫潤飲婆娑麋鹿羣誰中興
 之殷澄源咄嗟萬指魚鼓喧普公高喉已語言得法
 來自黃龍門弟子生莫手自捫放箸蟬蛻撼不聞大
 士法戰著策勲睨視生死等且曛君看妙湛願力熏
 樓觀幻出高切雲美髯說法起機輪自云的骨雪竇
 孫江山偃蹇驕氣噴不受彈壓無傑文願乞名詩刻
 雲根導廣孝慈酬帝恩

寶峯院記代

余家筠谿谿出新吳車輪峯之陽其陰鳳皇幕阜諸

峯黛橫玉立娠奇畜秀解楚山而益峻隋朝而來為
 得道者所廬又黃龍龍安興化雲巖四大刹皆其遺
 地相去百里叢林之盛冠映諸方自大長老寶覺佛
 壽相續而興禪學宗天下衲子動成阡陌而寶峯善
 思院者世以律居然夕燈午梵齋魚茶板與四大刹
 者爭雄長而鳳皇幕阜之雄深亦讓其形勝余外舅
 家西安往來聞之熟矣宣和三年罷官臨汝道經雙
 井而造焉渡谿東望奇峯峻岡墮吾馬首據鞍回視
 飛楹畫棟翔出林表入重門顧兩廡翼如而入焉禪
 齋雲堂綠踈青瑣大殿層閣塗金間碧像設之妙服

具之華見者知焉登法堂望寢室窅然靖深者年僧
 雛倒屣迎客客至如歸焉退視其私則厨庫廩廩莫
 不整潔遊衲解包願指如意於是慨然歎曰誰為之
 者何其材乃爾有餘耶住持僧守道曰院基千唐有
 田畝山林五代烽火之餘券牒亡失多為比鄰所侵
 院因荒殘如逃亡人家者二十餘年詔賜今額熙寧
 之初僧圓智者白官請牒來居焉有恢復之意未幾
 物故至是化為麋鹿狐豹之區元祐六年縣以玉谿
 僧子腴領住持事經畫三年未舉而化守道實傳器
 於腴者母李氏憫其頽壞施粧奩以開墾田畝用陰

陽家之說下舊院百步伐山為基鳩工於崇寧元年
 之春斷手於政和八年之秋而吾院克成其弟守達
 者寔陰相之余聞曹谿祖師也而腰石夜春牛頭宗
 師也而躬自負米皆以供僧也及其衰也稱嗣祖傳
 法者護食而拒僧道公於是時乃能犯拒僧者之怒
 而延納之此心日月不能老也道曰吾非有心以時
 特愛惜普光禪師與眾力耕見金而不取同伴詰之
 曰今吾未用也俟吾他日把茅蓋頭資以飯僧味其
 存心與今認十方僧物為己有者異矣道慧敏而老
 其立事有過人者遣其徒寶宗來求文以記余愛道

所論併爲書之

先志碑記 代

政和元年余爲湘陰令湘陰瀕楚水臨洞庭連檣萬艘天水相接盡獻南楚之形勝愛其風俗之純美民訟之稀少士君子博學而知要篤實而有文窮不忘道富則守禮邑之南郭鄧氏之富至純袴僮奴谷量牛馬然奉身甚約禮士甚恭邑人皆化其德其子公循道議論有英氣直諒而勇於爲義縉紳高其才今爲承直郎余游相好也自余之宦湘陰餘十年無日不思縛屋湘尾分湖山之勝從父老之游且將老焉

宣和四年夏循道以書抵余曰天降罪罰不自殞滅上延先考啓手足時則有遺訓吾承祖宗餘慶坐享溫燠族大口衆貧富錯居欲贍給其貧者未遇皇暇汝其承吾之志言卒而棄諸孤嗚呼公尚忍言之已於今年元日與族人爲約券月給穀一斛男議婚錢十千再婚減其半女議嫁者錢二十千再嫁則減其半備喪者錢十千及葬更給其半歲月弗窮而存歿弗常不敢負標以計數限斛以爲額庶其利流百世而不弊子其爲我書之將刻石以昭示子孫使無忘先訓且欲族人想見先考餘風遺烈也昔范文正公

念族人游宦未歸多厄於飢寒則建義莊於姑蘇以給其伏臘舒王請輸已俸買田蔣山飯僧爲王氏之亡者修營冥福文公贍其生舒王福其死循道獨立券約恩及存歿此其東南賢士大夫多稱其可以無書乎系之以詞曰

漢祚中興天所佑篤生奇臣掃穢垢杖策軍門謁劉秀功業千年粲星斗鄧侯受材極奇茂毛骨似之豈其後清明在躬氣渾厚慈祥照人資孝友邑人依之扶老幼梗楠參天覆清晝毫末養之至成就百未一施舟壑走疑侯功名在懷袖取之易然行探手湖山

萬頃連戶牖料理風煙課榆柳琴書娛客付杯酒走人之急古或有分財贍族今則否此風移之徧宇宙天子無爲千萬壽念爾族人拜稽首恩無貴賤適所受符之弗忘帝汝祐不然鬼亦扼汝脰西山磬石清欲透刻此銘詩傳不朽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二

嘉興居士項德棻施刻此卷
了緣居士對
長洲徐普書
上元許一科刻
萬曆丁酉仲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